



历朝通俗演义

第五部

唐史通俗演义

蔡东藩 著



金城出版社
GOLD WALL PRESS

卷之四 通志

通志

卷之四

历朝通俗演义 第五部

唐史通俗演义

蔡东藩 著

 金城出版社
GOLD WALL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唐史通俗演义 / 蔡东藩著. — 北京 : 金城出版社, 2013. 10
(历朝通俗演义)
ISBN 978-7-5155-0812-2

I. ①唐… II. ①蔡… III. ①章回小说—中国—现代 IV. ①I246.4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3)第198324号

Copyright © 2013 GOLD WALL PRESS, CHINA

本作品一切中文权利归**金城出版社**所有, 未经合法许可, 严禁任何方式使用。

唐史通俗演义

作 者 蔡东藩
责任编辑 雷燕青
开 本 710毫米×1020毫米 1/16
印 张 32.75
字 数 741千字
版 次 2013年12月第1版 2013年12月第1次印刷
印 刷 三河市华晨印务有限公司
书 号 ISBN 978-7-5155-0812-2
定 价 399.00元(全11部, 共12册)

出版发行 **金城出版社** 北京市朝阳区和平街11区37号楼 邮编: 100013
发 行 部 (010) 84254364
编 辑 部 (010) 84250838
总 编 室 (010) 64228516
网 址 <http://www.jccb.com.cn>
电子邮箱 jinchengchuban@163.com
法律顾问 陈鹰律师事务所 (010) 64970501

自序

昔石晋刘昫暨史官张昭远等，纂成唐史二百卷，历述唐朝二百九十年事，后人少之，谓其纪次无法，事实零落，于是宋仁宗庆历年间，复出新编，都二百二十五卷，计十有七年而始成，主其事者为欧阳修、宋祁。夫欧、宋为北宋名儒，视刘昫张昭远辈，文名较盛，又经十余载之征文考献，凡五代时之未曾刊行者，至此已尽流传，据以参证，应得精详。况草创者难为力，润色者易为功，得新掩旧，可不待言。然议者犹讥其用字奇涩，未免不文，刊削诏令，不无太略，甚矣作史之难也！

顾作史固难，读史亦难。《旧唐书》凡二百卷，《新唐书》且多至二百二十五卷，畴能一一尽窥，阅读无遗？外此如孙甫之《唐史记》，赵瞻之《唐春秋》，陈彭年之《唐纪》，袁枢之《唐史纪事本末》，或百卷数十卷不等，即终日埋案披览不辍，恐亦未能悉诵也。后生小子，学识有限，欲取唐史而尽读之，匪唯不暇，抑病未能，乃转而采诸坊间诸旧小说，如所谓《隋唐演义》、《说唐全传》、《薛家将》、《征东》、《征西》、《罗通扫北》以及《西游记》、《长生殿》、《镜花缘》、《绿牡丹》诸书，日夕展览，目为实迹，庸詎知其语出无稽，事多伪造，增人智识则不足，乱人心术且有余耶？

鄙人不敏，曾举宋元明清诸史事，编为通俗演义，陆续印行，海内大雅，不讥弃陋，且谓可得通俗教育之助，爰再逆流而上，就唐事以为演述，共成百回，以正史为经，务求确凿，以轶闻为纬，不尚虚诬。徐懋功未作军师，李药师何来仙术？罗艺叛死，乌有子孙，叔宝扬名，未及儿女。唐玄奘取经西竺，宁惹妖魔？薛仁贵立绩天山，岂借子妇？则天淫秽，不闻私产生男，玉环伏诛，怎得皈真圆耦？种种谬妄，琐褻之谈，辞而辟之，破世俗之迷信者在此，附史家之羽翼者亦在此。子虚乌有诸先生，谅无从窃笑于旁也。唯书成仓猝，未经重订，亥豕鲁鱼，在所不免，匡我未逮，是所望于海内诸史学家！

中华民国十有一年，岁次壬戌夏正重九之辰，古越蔡东藩自序于临江书舍。

目 录

第一回	溯龙兴开编谈将种 选蛾眉侍宴赚唐公	001
第二回	定秘计诱杀副留守 联外助自号大将军	006
第三回	攻霍邑阵斩宋老生 入长安拥立代王侑	011
第四回	记艳闻李郎遇侠 禅帝位唐祚开基	016
第五回	李密败绩入关中 秦王出奇平陇右	021
第六回	盛彦师设伏毙叛徒 窦建德兴兵诛逆贼	026
第七回	啖人肉烹食段钦使 讨乱酋击走刘武周	031
第八回	河朔修和还旧俘 郑兵战败保孤城	036
第九回	擒渠歼敌耀武东都 奏凯还朝献俘太庙	041
第十回	下江东梁萧铣亡国 战洛南刘黑闥丧师	046
第十一回	唐太子发兵平山左 李大使乘胜下丹阳	051
第十二回	诛文干传首长安 却颉利修和突厥	056
第十三回	玄武门同胞受刃 庐江王谋反被诛	061
第十四回	纳弟妇东宫浚伦 盟胡虏便桥申约	066
第十五回	偃武修文君臣论治 易和为战将帅扬镳	071
第十六回	获渠魁扫平东突厥 统雄师深入吐谷浑	076
第十七回	长孙后临终箴主阙 武媚娘奉召沐皇恩	081
第十八回	灭高昌献俘观德殿 逐真珠击败薛延陀	086
第十九回	强胡内乱列部纷争 逆迹上闻储君被废	091

第二十回	易东宫亲授御训 征高丽连破敌锋	096
第二十一回	东略无功全军归国 北荒尽服群酋入朝	101
第二十二回	使天竺调兵擒叛酋 征龟兹入穴虏名王	106
第二十三回	出娇娃英主升遐 逞奸情帝女谋变	111
第二十四回	武昭仪还宫夺宠 褚遂良伏阙陈忠	116
第二十五回	下辣手害死王皇后 遣大军擒归沙钵罗	121
第二十六回	许敬宗构陷三家 刘仁轨荡平百济	126
第二十七回	发三箭薛礼定天山 统六师李勣灭高丽	131
第二十八回	伐西羌连番败绩 易东宫两次蒙冤	136
第二十九回	裴总管出师屡捷 唐高宗得病告终	141
第三十回	被废立庐陵王坐徙 违良策徐敬业败亡	147
第三十一回	敕告密滥用严刑 谋匡复构成大祸	152
第三十二回	武则天革命称尊 狄仁杰奉制出狱	157
第三十三回	安金藏剖心明信 僧怀义稔恶受诛	162
第三十四回	累次发兵才平叛酋 借端详梦迭献忠忱	167
第三十五回	默啜汗悔婚入寇 狄梁公尽职归天	172
第三十六回	证冤狱张说辨诬 诛淫竖中宗复位	177
第三十七回	通三思正宫纵欲 窜五王内使行凶	182
第三十八回	诛首恶太子兴兵 狎文臣上官恃宠	187
第三十九回	规夜宴特献回波辞 进毒饼枉死神龙殿	192
第四十回	讨韦氏扫清宿秽 平譙王骈戮叛徒	197
第四十一回	应星变睿宗禅位 泄逆谋公主杀身	202
第四十二回	赠美人张说得厚报 破强虏王峻立奇功	207
第四十三回	任良相美政纪开元 阅边防文臣平叛虏	212

第四十四回	信妾言皇后被废 丛敌怨节使遭戕	217
第四十五回	张守珪诱番得虏首 李林甫毒计害储君	222
第四十六回	却隆恩张果老归山 开盛宴江梅妃献技	227
第四十七回	梅悴杨荣撒娇絮阁 罗钳吉网党恶滥刑	232
第四十八回	洗禄儿中篝貽羞 写幽怨长门拟赋	237
第四十九回	恋爱妃密誓长生殿 宠胡儿亲饯望春亭	243
第五十回	勤政楼童子陈箴 范阳镇逆胡构乱	249
第五十一回	失潼关哥舒翰丧师 驻马嵬杨贵妃陨命	254
第五十二回	唐肃宗称尊灵武 雷海青殉节洛阳	260
第五十三回	结君心欢暱张良娣 受逆报刺死安禄山	266
第五十四回	统三军广平奏绩 复两京李泌辞归	271
第五十五回	与城俱亡双忠死义 从贼堕节六等定刑	276
第五十六回	九节度受制鱼朝恩 两叛将投降李光弼	281
第五十七回	迁上皇阉寺擅权 宠少子逆胡速祸	287
第五十八回	弑张后代宗即位 平史贼蕃将立功	293
第五十九回	避寇乱天子蒙尘 耀军徽令公却敌	298
第六十回	入番营单骑盟虏 忤帝女绑子入朝	304
第六十一回	定秘谋元舅除凶 窃主柄强藩抗命	309
第六十二回	贬忠州刘晏冤死 守临洛张伾得援	314
第六十三回	三镇连兵张家覆祀 四王僭号朱氏主盟	320
第六十四回	叱逆使颜真卿抗节 击叛帅段秀实尽忠	325
第六十五回	僭帝号大兴逆师 解贼围下诏罪己	330
第六十六回	趋大梁德宗奔命 战贝州朱滔败还	335
第六十七回	朱泚败死彭原城 李晟诱诛田希鉴	340

第六十八回	窦桂娘密谋除逆	尚结赞狡计劫盟	345
第六十九回	格君心储君免祸	释主怨公主和番	350
第七十回	陆敬輿斥奸忤旨	韩全义掩败为功	355
第七十一回	王叔文得君怙宠	韦执谊坐党贬官	360
第七十二回	擒刘辟戡定西川	执李旼荡平镇海	366
第七十三回	讨成德中使无功	策魏博名相定议	371
第七十四回	贤公主出闺循妇道	良宰辅免祸见阴功	376
第七十五回	却美妓渡水薄郾城	用降将冒雪擒元济	381
第七十六回	谏佛骨韩愈遭贬	缚逆首刘悟倒戈	386
第七十七回	平叛逆因骄致祸	好盘游拒谏饰非	391
第七十八回	河朔再乱节使遭戕	深州撤围侍郎申命	396
第七十九回	裂制书郭太后叱奸	信卜士张工头构乱	401
第八十回	蛊敬宗逆阉肆逆	屈刘蕡名士埋名	406
第八十一回	诛叛帅朝使争功	诬相臣天潢坐罪	411
第八十二回	嫉强藩杜牧作罪言	除逆阉李训施诡计	416
第八十三回	甘露败谋党人流血	钩垣坐镇都市弭兵	421
第八十四回	奉皇弟权阉矫旨	迎公主猛将建功	426
第八十五回	兴大军老成定议	堕狡计逆竖丧元	431
第八十六回	信方士药死唐武宗	立太叔窜毙李首相	436
第八十七回	复河陇边民入覲	立郢夔内竖争权	441
第八十八回	平浙东王式用智	失安南蔡袭尽忠	446
第八十九回	易猛将进克交趾城	得义友夹攻徐州贼	451

第九十回	斩庞勋始清叛孽 葬同昌备极奢华.....	456
第九十一回	曾元裕击斩王仙芝 李克用叛戮段文楚	461
第九十二回	镇淮南高骈纵寇 入关中黄巢称尊	466
第九十三回	奔成都误宠权阉 复长安追歼大盗	471
第九十四回	入陷阱幸脱上源驿 劫车驾急走大散关	477
第九十五回	襄王焜窜死河中 杨行密盗据淮甸	482
第九十六回	讨河东王师败绩 走山南阉党失机	487
第九十七回	三镇犯阙鞞毂震惊 一战成功邠宁戡定	492
第九十八回	占友妻张夫人进箴 挟兵威刘太监废帝	497
第九十九回	以乱易乱劫迁主驾 用毒攻毒尽杀宦官	502
第一百回	徒乘舆朱全忠行弑 移国祚昭宣帝亡唐	507

第一回 溯龙兴开编谈将种 选蛾眉侍宴赚唐公

桑麻无恙，鸡犬不惊，村夫野老，散坐瓜棚豆架旁，笑谈大唐遗事，什么晋阳宫，什么凤凰山，什么摩天岭，什么薛仁贵征东，什么罗通扫北，什么巴骆和，什么宏碧缘，最出奇动人的，是盖苏文兴妖作怪，樊梨花倒海移山，唐三藏八十一难，孙悟空七十二变，说得天花乱坠，神怪迷离；其实是半真半假，若有若无。咳！我想这班村夫野老，能识得几个字？能读过几句书？无非借神社戏剧、茶肆盲词，灌输了一些见闻，就借那闲着时候，说长论短，谈古说今，自称为大唐人，戏述那大唐事，究竟唐朝有若干皇帝？多少版图？一古脑儿莫明其妙。甚且把神功妖法、子虚乌有等谈，信为真有，看似与国无害，与家无损，哪知恰有绝大关系。二十年前的义和团、红灯照，不曾说有齐天大圣附身、黄连圣母下世么？京津一带愚夫妇，脑中记着唐乱话、西狗屁，遂以为古今一律，仙人间出，迷信得什么相似，终弄到联军入境，京邑为墟。看官试想！有益呢？无益呢？有损呢？无损呢？谈仙说怪诸书，多借唐事影射，故本编缘起，格外痛斥。

小子就史论史，即唐叙唐，单把那一十四世的唐祚，二百九十年的唐史，兴亡衰废，约略演述，已不下数十万言，看官恐怕怕烦，要说甚神仙？谈甚鬼怪？本回是一个开场白，理应将唐朝本末，总揭一段，譬如振衣提领、张网握纲一般。有了大关节自，然后按次叙下，有条有绪，自己觉得不是瞎说，旁人也识得不是乱言。说部之须有楔子，即本此意。曾记前人留一笑谈云：“汉经学，晋清谈，唐乌龟，宋鼻涕，清邈遏。”汉晋宋清诸朝，自有专书交代，不必向本编声明，只“唐乌龟”三字，究作什么解？相传龟与蛇交，非偶相从，因此世间做丈夫的，纵妻外淫，往往被人唤做乌龟。唐朝开国的时候，曾把晋阳宫内的妃嫔，取作侍姬，恐隋主不甘负着龟名，要来问罪，没奈何拼死兴兵，议行大事，一番大侥幸，竟得隋江山，好容易登了大宝，划尽群雄，收拾海内二百九十三州，作为李氏私产。所有东夷南蛮，西戎北狄，统是年年进贡，岁岁来朝，九天闾阖开宫殿，万国衣冠拜冕旒，这真是唐朝实事，并不是唐人虚谈，就是大唐人的名目，从此传闻海外，我中国人常以此自夸，相沿到今，不过天道好还，报应不爽，你要人家去做乌龟，人家亦要你的子孙去做乌龟。太宗高宗的时候，是唐朝极盛时代，宫闱里面，已是不明不白。太宗奸污弟妇，是皇弟去做乌龟了。高宗皇后武则天，简直是生性好淫，广置面首，伟岸如怀义，俊美如昌宗，陆续召将进去，充作幸臣，是皇帝去做乌龟了。嗣是韦后恃宠，中宗点筹，玉环洗儿，禄山抓乳，绿头巾成为家法，元绪公竟作秘传，乌龟乌龟，数见不鲜。嗣是乃有倚势的宦官，嗣是乃有挟权的藩镇，内外交讧，就把那李氏的国脉，一日一日的斫丧下来。看官以为宦官藩镇的祸祟，与女宠无与，谁知是因果相连，源流有自，不宠寿王妃，何来高力士？唐室宦官专政，自高力士始。不近大腹儿，何有三节度？安禄山兼领三镇，为唐室藩镇之所由始。龟

奴龟子，玩弄朝纲，执掌兵政，于是此行彼效，你争我赛，乐得依样画葫芦，去挟制那乌龟皇帝。历久相沿，积重难返，阉宦可以弑主，将弁可以逐帅，十军阿父，势焰薰天，指日令收。三镇大臣，兵戈犯阙。王行瑜，李茂贞，韩建。黄巢杀人八百万，季述数君数十罪，南面称尊的天子，逐朝与傀儡相似，今日被人幽，明日被人劫，又明日被人废死。甚至大家夫妇，委身国贼，好一座锦绣江山，竟被那殒山无赖朱阿三，轻轻的移夺了去，说将起来，煞是可怜。但总由列祖列宗，貽谋未善，所以子子孙孙，累得吃苦，连乌龟都无暇做得，岂不是自作自受，近报在自身，远报在儿孙么？看官记着！这一部唐朝演义，好做了三段立论：第一段是女祸，第二段是阉祸，第三段是藩镇祸，依次产出，终至灭亡。若从根本问题上解决起来，实自宫闱淫乱，造成种种的恶果。所以评断唐史，用了最简单的三字，叫做唐乌龟，这真所谓一言以蔽之呢。斩钉截铁，扫除枝叶。

宗旨既明，请看正传！话说唐朝开国的始祖，姓李名渊，字叔德，系陇西成纪人氏，为西凉武昭王李暠七世孙。东晋时暠据秦凉，自称为王，传子李歆，为北凉所灭。歆生重耳，重耳生熙，熙生天锡，天锡生虎。虎仕西魏有功，赐姓大野氏，官至太尉。嗣与李弼等八人，佐周伐魏，号为八柱国，歿封唐国公。子昉仕隋，袭封唐公。昉妻独孤氏，与隋文帝的独孤皇后，是同胞姊妹，因此文帝与昉，名为君臣，实关姻亚。昉生子渊，体具三乳，日角龙庭，文帝尝称为不凡子，格外垂爱，独孤姊妹俱贵，且各产皇帝，确是难得。命复姓李。昉歿，令渊袭爵，历授谯陇二州刺史。炀帝嗣位，升任太守，又召为殿前少监卫尉少卿。及炀帝征辽东，遣渊督运兵粮，接济军士。会楚公杨玄感，即隋故相杨素子，起兵作乱，围攻东都。渊飞书奏闻，炀帝慌忙引还，命渊为弘化留守，备御玄感。既而玄感歿死，渊留守如故，御下宽简，颇得众心。

先是隋政荒暴，谣诼日繁，起初是喧传市巷，后来竟传入宫庭，连炀帝也常有所闻。看官道是何等谣言？一说是：“桃李子，有天下。”一说是：“杨氏将灭，李氏将兴。”蒲山公李宽子密，即李弼曾孙。曾因余荫入朝，授官左亲侍，炀帝见密额锐角方，目分黑白，遂说他顾眄非常，即令罢职。玄感发难，密实与谋，兵败后亡入瓦岗，往投翟让，也想援据讖语，称孤道寡，哪知真命天子，别有一李，不是他的李姓。也是汉刘歆之类。炀帝既逐去李密，复疑到郕公李浑身上，诬他谋反，杀身夷族。真是冤枉。一面添造龙舟，东巡西幸。旋闻李渊得将士心，因又疑忌起来，遣使至弘化，传召李渊。渊因李浑被族，正怀着免死狐悲的观念，陡然奉召，料知炀帝不怀好意，不如托词称疾，装着一副病容，接见来使，且把许多黄白物，作了程仪、浼他委婉复命，但说是待病少痊，即当往朝行在。来使得了金银，乐得做个人情，便唯唯如命的告别而去。钱可通灵。到了行在，当然将李渊病重，复旨了事。炀帝正恣意淫乐，也无心顾及李渊，便搁置了好几月。

会有渊甥王氏，在后宫充役，为炀帝所见，不由的记起前事，突问王氏道：“尔舅为什么事情，好几月不来见朕？”王氏忙答道：“恐怕是病尚未愈，所以迟延。”炀帝微笑道：“索性死了，倒也好了。”说毕自去。王氏怀舅心切，免不得写了密书，寄与李渊。渊展书后，不瞧犹可，瞧毕数行，顿惹得惊魂不定，左思右想，无法脱祸，只好再仗那阿堵物，输送炀帝幸臣，托他斡旋，自己纵酒韬晦，免人伺察。毕竟金钱可以买命，富贵又来逼人，李渊方怀忧虑，偏有诏命下来，加授山西河东慰抚大使，令讨捕群盗。渊拜命乃发，进次龙门。适贼帅母端儿，率众数千，来薄城下，经渊麾

下数十骑，控弦出击，连射皆中，贼前驱多仆，余众骇散。渊乘胜搜剿，连破余贼敬盘陀柴保昌等，收降数万人，威声愈震。出手便已胜人。捷书驰报行宫，炀帝大悦，乃改拟北巡，启蹕出雁门。冤冤相凑，来了一大队突厥兵，头目叫作始毕可汗，可汗，系突厥主子称呼。竟欲拦途掩击，劫夺乘輿。炀帝闻报，忙驰回雁门，据关自守。始毕可汗，竟调集番兵数十万，把雁门关围住，日夕攻扑，害得炀帝惶急万分，传檄天下，遍令勤王。

屯卫将军云定兴，应诏募兵，指日赴援，可巧有一将门种子，济世英雄，竟到定兴军营，报名入伍，看官道是何人？便是抚慰大使李渊的次子李世民。唐室江山，全赖李世民造成，故先行提出。世民母窦氏，本是一个女中豪杰，他父名毅，曾仕周为上柱国，尚武帝姊襄阳长公主。窦女生时，发垂过颈，三岁发与身齐，授读《女诫》《列女传》等书，过目不忘。及隋高祖杨坚篡周，女自投床下，慨然道：“恨我非男子，不能救舅家。”毅忙掩女口，命勿妄言，暗地里却很自惊异，尝语公主道：“此女有奇相，且智识不凡，宜为她小心择婿。”乃就屏间画二孔雀，遇人求婚，先令试射，阴约中目，方将女许字。那时贵胄王孙，争来角射，几乎门限为穿。偏偏张弓发矢，都不能达到目的，只好败兴而去。独李渊后至，连发二箭，一中左目，一中右目，因得成就了一段良缘。嗣生四男一女，长名建成，次子就是世民，又次名玄霸，又次名元吉，一女适临汾人柴绍，详情俱见后文。世民生时，有二龙戏跃门外，三日方去，途人相率称奇，母亦料为异征，特加怜爱。越四年，有书生自称善相，进谒李渊，甫见面，即语渊道：“公当大贵，且必有贵子。”渊乃召四子出见，书生独指世民道：“龙凤呈姿，天日露表，将来必居民上。公试记着！此儿年近二十，就能济世安民，愿公勿轻视哩。”渊闻言甚喜，书生即辞去。嗣由渊转了一念，恐书生泄语他人，反致不妙，当即遣人追蹶，不意四处找寻，并无下落，遂惊以为神。乃采济世安民一语，作为次子的定名。世民才阅十余龄，已将古今兵法，揣摩纯熟，复生成一副胆力，到处交游，轻财仗义，端的是天纵英姿，不同凡品。至炀帝被围雁门时，他年已十六岁了。叙入世民，即插入窦后一段故事，并将兄弟姊妹，亦随手带过，是绝好的销纳文字。

云定兴见了世民，问过履历，已知他是名家子，更因他相貌魁奇，格外加敬。世民即献计道：“始毕倾国前来，围攻天子，必谓我仓猝不能赴援，因敢猖獗至此。为我军计，应大张军容，布设旌旗数十里，连续不绝，就使到了夜间，亦必鸣钲击鼓，互相呼应。始毕闻我大举。必疑是援兵齐集，望风遁去了。”定兴点头道：“这是一条疑兵计，今日正用得着哩。”就定兴口中，叙出计名。当下依计行事，逐队进行。果然始毕可汗堕入计中，即解围自去。炀帝得安返东都。世民居定兴营中，约有年余，并不见有什么赏典，但听得都下传闻，车驾又南幸江都，杀死了好几多谏官，遂不禁自叹道：“主昏若此，我在此何为？”遂辞别定兴，仍然归里。会草泽英雄，乘着炀帝南幸，又复四起。李渊受诏为太原留守，世民即随父至任。有贼帅甄翟儿，自号历山飞，率悍目来攻太原。渊麾兵出击，深入贼阵，为贼所围，世民提弓跃马，只领着健骑数十，突围而入。贼众前来拦阻，均被世民射退，阵势渐乱。渊乘机杀出，复召集步兵，与世民夹击贼众，杀得尸横遍野，血流盈渠。甄翟儿仓皇遁去，太原复安。

转瞬间又过一年，炀帝尚留驻江都，沉湎声色，那四面八方的草头王，陆续起来，竟把这浩荡中原，变成了四分五裂的世界。自炀帝七年间起，至十三年止，各路

揭竿起事，差不多有数十起，除杨玄感已见前文外，由小子臚述如左：

梁武周起马邑。 林士弘起豫章。 刘元进起晋安。 以上均自称帝。朱粲起南阳。自号楚帝。 李子通起海陵。自号楚王。 邵江海起岐州。自号新平王。 薛举起金城。 自号西秦霸王。 郭子和起榆林。自号永乐王。 窦建德起河间。 自号长乐王。

王须拔起恒定。自号漫天王。 汪华起新安。杜伏威起淮南。以上均自号吴王。 李密起巩。自号魏公。 王德仁起邳。自号太公。 左才相起齐郡。自号博山公。 罗艺起幽州。 左难当起泾。 冯盎起高罗。以上均自号总管。 梁师都起朔方。自号大丞相。 孟海公起曹州。自号录事。 周文举起淮阳。自号柳叶军。 高开道起北平。 张长凭起五原。 周洮起上洛。 杨士林起山南。 徐圆朗起豫州。 张善相起伊汝。 王要汉起汴州。 时德叟起尉氏。

李义满起平陵。 慕容顺起青莱。 淳于难起文登。 徐师顺起任城。 蒋弘度起东海。 王薄起齐郡。 蒋善合起郟州。 田留安起章邱。张青持起济北。

臧君相起海州。 殷恭邃起舒州。 周法明起永安。 苗海潮起永嘉。 梅知岩起宣城。 邓文进起广州。 杨世略起循潮。 冉安昌起巴东。 宁长真起郁林。

李轨起河西。自号凉王。 萧铣起巴陵。自号梁王。

这数十起草头王，统是史册上留有名目，可以录述。此外尚有许多么么小丑，东劫西掠，骚扰民间，实属纪不胜纪，史家总称为群盗，小子也不敢捏造姓名。实事求是。那久驻江都的隋炀帝，还日坐迷楼，采集吴娃，镇日里花天酒地，醉死梦生。一班献媚贡谏的杨家奴，又把各处的警报，匿不上闻，眼见得杨氏基业，是朝不保夕了。

太原留守李渊，目击时艰，时常愁叹，独世民别具志趣，只管倾身下士，结识几个眼前英雄，密图大举。晋阳令刘文静，及宫监裴寂，尝与世民往来。文静器重世民，深自结纳，寂尚不以为然。会寂与文静同宿城楼，遥见境外烽火连天，不禁长叹道：“身为穷官，复遭乱离，如何图存？”文静反微笑道：“时事可知，我两人果属同心，怕什么贫穷呢？”寂即转诘道：“刘大令有什么高见？幸乞指教！”文静道：“乱世出英雄，你不见李公子世民么？”寂摇头道：“他虽有些才识，究竟是个少年，能成得什么大事？”文静道：“此子虽属少年，却是个命世奇才，你休得看错哩！”文静眼力过人。寂仍似信非信。越宿，有江都使持诏到来，宣示李渊，略称：“李密叛乱，刘文静与密通婚，应该连坐，着即革职下狱”云云。渊不敢违慢，即将文静拘入狱中。李世民间文静下狱，急往探望，狱吏见是李公子，当然放入，两下相见，世民代为叹惜。文静道：“今天下大乱，还有什么正当的赏罚？除非有汉高祖光武帝等，崛起世间，拨乱反正，或尚得善恶分明，没有冤死的好人。”世民勃然道：“君亦未免失言，难道今世必无异才，只恐肉眼未识真人呢？我来此探君，正欲与君共图大事，岂似寻常儿女子，看着亲友下狱，束手无策，但知向他哭泣么？”文静鼓掌道：“好！好！我的眼力，实属不弱。公子果具命世才，我当代筹良策。今天下大乱，群盗如毛，有真主出，正好收为己用，号令天下。即如太原百姓，俱避盗入城，一旦收集，可得十万人，尊公麾下，复有数万兵士，就此乘虚入关，传檄四方，不出半年，就可成帝业了。”世民间言，沉吟半晌，徐徐地答道：“君言确是良策，但恐家父不从，奈何？”文静道：“这

也不难。”说至此，即与世民附耳密谈，寥寥数语，世民已经了解，便告别出狱，自去邀裴寂宴饮。寂颇使酒好博，世民既盛筵相待，复出私钱数万缗，与寂作樗蒲戏，故意的输钱与寂。寂因此兴高采烈，日夕过从。自是两情款洽，世民因以密谋相告，寂踌躇道：“尊公与我，原系旧友，但明言相劝，恐反见拒，看来只好暗度陈仓哩。”世民道：“全仗大力。”寂答道：“现且不必明言，缓日自当报命。”文静囑世民语，已用虚写，及裴寂替世民划策，亦仍此法，好在用笔不同。世民喜谢，寂即辞出。

隔了一日，设席晋阳宫，请李渊入宴。原来隋高祖初都长安，继在长安城东，营一新城，名曰大兴。炀帝更营都洛阳，号为东都。后来四处游幸，各置行宫。晋阳宫就是行宫之一，宫中设有外监，正副各一人。解释处，万不可少，且隋都隋宫，亦俱得连类表明。李渊留守太原，兼领晋阳宫监，裴寂为副。此次寂请李渊入宴，渊以为责居监守，不妨赴席。寂殷勤迎接，入席坐定，当有美酒佳肴，依次献奉。两人对酌，欢然道故。渊即开怀畅饮，连尽数大觥，已含有五六分酒意。忽听得门帘一动，环珮声来，由渊定睛一瞧，竟走进两个美人儿，都生得十分佳丽，仿佛如姊妹花一般。俗语说得好：“酒不醉人人自醉，色不迷人自迷。”那两美人婷婷袅袅，趋近席前，向渊参见。渊慌忙答礼，寂即指引两美人，左右分坐，重行劝酒。渊已酒醉糊涂，也不问明来历，一味儿的乱喝，喝到酩酊大醉，即由两美人扶掖去睡，虽不及颠鸾倒凤，已居然偎玉倚香。小子有诗叹道：

开樽幸接旧相知，更遇名花索笑时。
莫怪隋家浪天子，真人到此也迷离。

究竟李渊醒后，如何处置这两美人，且看下回续表。

首段总揭唐事，以女祸为第一条件，已将全唐二百九十年的大纲，笼括在内。入后叙李家父子，作两段分写，不致直捷无味。插叙四方乱事，出以简括。眉目甚清，一览了然。结末即接入晋阳宫事，标明女祸之开端。观此一回，已见得妙手经营，自成杼轴。虽曰小说，恰具大文，阅者勿视为寻常笔墨也。

第二回 定秘计诱杀副留守 联外助自号大将军

却说李渊醉卧晋阳宫，由两美人侍寝，渊此时已入梦境，还晓得什么犯法。待酣睡多时，才觉有些醒悟，鼻中闻着一股异香，似兰非兰，似麝非麝，不由的奇异起来。当下揉开双眼，左右一瞧，竟有两美人陪着，禁不住咄咄称怪。是否开肉弄堂？还是一对解语花，低声柔气，与他说明道：“唐公休怪！这是裴副监的主张。”渊又问她姓氏，一美人自称姓尹，一美人自称姓张。渊又问她里居，她两人并称是宫眷。渊即披衣跃起道：“宫闱贵人，哪得同枕共寝？这是我该死的了。”二美人忙劝慰道：“主上失德，南幸不回，各处已乱离得很，妾等非公保护，免不得遭人污戮，所以裴副监特嘱妾等，早日托身，借保生命。”屠戮虽或幸免，污辱是已够了。渊频频摇头道：“这……这事岂可行得！”一面说，一面趋出寝门，复行数武，恰巧遇着裴寂，渊将寂一把扯住，复呼寂表字道：“玄真玄真！你莫非要害死我吗？”寂笑道：“唐公！你为什么这般胆小？收纳一两个宫人，很是小事，就是那隋室江山，亦可唾手取得。”渊忙答道：“你我都是杨氏臣子，奈何口出叛言，自惹灭门大祸。”寂复道：“识时务者为俊杰，今隋主无道，百姓穷困，四方已经逐鹿，连晋阳城外，差不多要作战场。明公手握重兵，令郎阴储士马，何不乘时起义，吊民伐罪，经营帝业哩。”渊嗫嚅道：“我世受国恩，不敢变志。”寂尚欲再言，忽有一卒入报道：“突厥兵到马邑了，请留守大人，速回署发兵，截击外寇！”渊闻报，匆匆走回。但见副留守王威高君雅等，已经待着，当由渊与两人共议，决遣高君雅领兵万人，出援马邑，高君雅领命去讫。

渊回忆晋阳宫事，好几日寝食不安，旋接马邑军报，太守王仁恭，出战不利，高君雅与战亦败，渊愈加着急，退入内室，独呆呆的坐着。突有一少年驰入，开口白渊道：“大人不亟筹良策，尚待何时？”渊连忙审视，并非别人，乃是次子世民，便回问道：“你有什么计？”世民悄语道：“天下大乱，朝不保暮，大人若再守小节，下有寇盗，上有严刑，祸至无日了。不若顺民心，兴义师，还可转祸为福呢。”渊忿然道：“你怎得胡言！我当拿你自首，先告县官，免得牵累。”世民道：“儿观天时人事，已到这个地步，所以敢发此议。大人必欲将儿拿送，儿亦不敢辞死。”渊叹道：“我岂真没有父子情，忍心告发，置你死地，但你慎勿轻言！”心已动了。世民乃趋出。越日，因寇警益急，世民复入室劝父道：“今盗贼日繁，几遍天下，大人受诏讨贼，试思贼可尽灭么？贼不能尽，终难免罪。况世人盛传李氏当兴，致遭上忌，郿公李浑，并无罪孽，身诛族夷，大人果尽灭贼，恐功高不赏，益促危亡。儿辗转筹思，只有昨日的计议，尚可救祸，愿大人勿疑！”渊从容语道：“我昨夜细思，你言亦颇有理。今日破家亡躯，由你一人，化家为国，亦由你一人，我也不能自主了。但家属尚在河东，此事不应速发，还当从缓为是。”世民道：“大人既已决定，家属即着妥人去接便了。”渊点头示意。世民出室，自去着叠妥人，驰赴河东。

正在悄悄地安排的时候，那江都复有消息传来，吓得李渊魂不附体。看官道是因何？原来炀帝因渊不能御寇，特遣使至太原，逮渊问罪。渊此时不胜危急，乃召副宫监裴寂，及次子世民入商。寂即进言道：“我前日劝导明公，正防此祸，目下事已急迫，何待踌躇，古人有言：‘先发制人，后发被人所制’请明公三思！”寂说到此句，世民便接口道：“今主昏国乱，尽忠无益，试想偏裨失律，遽罪主帅，这种国法，何时制定？上既乱法，下亦何必守法。”渊喟然道：“倘或弄巧反拙，为之奈何？”寂又应声道：“这可无虑！晋阳士马精强，公又蓄积巨万，借此举事，何患不成？就是代王侑留守关中，代王侑系隋炀帝之孙。年龄尚是幼冲，关陇豪杰，正思择主而事，公若鼓行而西，抚有群豪，取关中正如拾芥，奈何甘受拘囚，自去就死呢？”渊尚迟疑未决，寂复逼进一层道：“前寂令宫人侍公，二公子已恐事觉并诛，时常戒备，今又为了寇警，拘公问罪。倘两罪并发，寂死不足惜，公不要全族诛夷么？”这一席话，说得李渊死心塌地，决计发难。俄闻钦使已到，他即推说重病，不能起床，只着属官邀使入廨，暂且居住。俟病稍瘥，开读诏旨。来使因李渊手握兵权，不便违拗，只好忍气待着。渊与世民等密行部署，意欲杀使祭旗，指日出发，适江都又传到赦诏，仍令渊照旧供职，带罪图功。渊乃出接诏书，并款待前后使臣，厚赈去讫。前使不知为谁？总算幸保性命。渊稍稍放心，因复延宕了好几日。李渊实在无用。

裴寂及世民，随时催促，乃复提议大事。世民保举刘文静，谓可参赞兵谋，因潜召文静出狱。文静见了李渊，献上一计，乃是诈为制敕，令太原西河雁门马邑人民，凡年二十以上，均应当兵，东征高丽。这道矫诏，发将下去，民心怨苦异常，恨不得隋朝皇帝，即日猝去，才消痛恨。既而刘武周进据汾阳宫，世民又入语渊道：“大人身为留守，乃令盗贼窃据离宫，不亟起事，大祸就要临身了。”渊接口道：“正为家属未到，尚在迟疑。”世民道：“家眷闻已启程，想是即可到。目下事在燃眉，须赶紧布置方好哩。”渊皱眉道：“恐怕兵力未足，一时不能起事。”世民乃走近一步，与渊附耳数语。渊随口称善，计划已定，即召集将佐议事。王威以下，统行到来。渊升帐宣词道：“刘武周僭据汾阳宫，我辈不能往讨，罪当族灭，如何是好？”王威等均再拜道：“唯留守命。”渊复道：“朝廷用兵，例须禀白节度，今贼在数百里内，江都在三千里外，远不济急，进退两难，所以我也不能决议。”威等齐声道：“公位兼亲贤，应与国同休戚，若必俟奏报，恐误事机，目前总以讨贼为要策，一切举措，何妨自专。但教贼焰能平，主上亦不致加罪。是要你说此语。渊佯作沉吟，半晌方答道：“众论一致，我也顾不得专擅了。但突厥未退，武周又来，兵分力少，应即添募为是。”威等复齐声道：“这是今日第一要策。”渊又道：“刘文静作令有年，应知此间豪士，我想今日募兵，非他不可，须暂时将他释狱，令充此任，可好么？”众齐声称善。渊即伤人召入刘文静，囑令开局募兵，随令王威等暂退，静待后命。

威等退去，渊复命池阳人刘弘基，及洛阳人长孙顺德，协同文静募兵。王威等闻了此令，不免疑议起来，看官听着！这刘弘基曾做过右勋侍，长孙顺德也做过右勋卫，他二人本在炀帝左右，只因炀帝出征辽东，二人不愿随行，竟亡命晋阳，暂作寓客。就中还有一段嫌疑，李世民的妻室，是故骁卫将军长孙晟女儿，顺德便是晟的族弟，此次令帮同募兵，显有形迹可疑。世民妻长孙氏亦就此带叙。且陆续募入的兵士，即归他二人统带，并不见派属他将，王威越加疑忌，遂去问那行军司铠武士覆。士覆系文水